

行业汉语的理论背景与实践面向*

周延松

南京中医药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提要 随着各个领域中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学科融合为特征的行业汉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从使用的范围和语境进行考察,行业汉语指的是经济生产和经营的单位或组织中广泛使用的汉语,由此而区别于专业汉语和职场汉语。作为专门用途汉语在行业领域的实现,行业汉语以语言交际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等为基础的理论背景,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属性。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使行业汉语的类型不断拓展,并与行业交际的汉语运用紧密相关。在行业汉语的视域下,需着眼于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种行业的现实发展,把实践性作为基本面向与首要原则,在语言要素、语言项目、知识结构和交际技能等各个层面,均应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关键词 行业汉语;理论背景;实践面向

“一带一路”倡议的施行,日益凸显语言服务的重要性,体现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随着“受众细分”的发展趋势,精准分析汉语学习的现实需求,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系,使行业汉语的提出并付诸实践成为必然,从而可以深化理论认知,提升实践效果,促进其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行业汉语的概念界定

与行业汉语的概念较为接近,但也有所区别的,主要是专业汉语和职场汉语,另外,“职业”与“行业”的内涵差异,也为“行业汉语”的概念厘定提供了有效的参照。

1.1 专业汉语

“专业”一词有两个指称对象,一是在教育部门,包括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科学分工和生产分工而形成的学业门类,二是在产业部门,根据产品生产过程划分出的业务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1719)“专业汉语”的概念一般取其第一个义项,主要指面向高等学校各专业教学之前进行的来华留学生汉语预备教育,部分高校在学历教育阶段,也会开设专业汉语课程。

专业汉语的各个门类多以学科专业的名称命名,如经贸汉语、文科汉语、医学汉语、理工汉语、中医汉语,以及更加注重专业性研究的学术汉语等。因为国内的汉语国际教育大多在高等学校进行,专业汉语因此而成为其中影响较大、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大体而言,各专业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和规模,决定了该类别专业汉语发展的程度。比如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其结业考试中的“汉语综合”分文科、理工、经贸、医学4类,2020年首次加入中医。在课程开设、教材出版、教学研究等各个方面,这些类别的专业汉语均具有较大的影响。截至目前,承担预科教育任务的试点院校共17所,2014年前主要为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和语言类大学,2015年后增加专业特色型大学,尤以财经类大学居多。这与商务(经贸)汉语“一枝独秀”(李泉 2011)的状况是一致的。

1.2 职场汉语

“职场”是指工作或者任职的场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1682)“职场

* 作者简介:周延松,男,硕士,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为:汉语国际教育、中医文化。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医文化融入汉语国际教育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9SJA0320)。

汉语”则是工作、任职的场所使用的汉语。但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生产性企业，一般并不采用“职场”概念，更多地而是用于服务性企业，尤其与商务活动具体业务有关的各种场所。因此，“职场汉语”与“商务汉语”“业务汉语”便有了相当大的交集。

与生产和生活中“场所”相关的还有“场景”和“场合”这两个概念的所指更加具体，范围也更为明确，在国际汉语领域，也有一定的使用，而且没有工作或任职的语境限制。比如：银行汉语、机场汉语、购物汉语、电话汉语、马杀鸡（推拿按摩）汉语、网络汉语等。在这些场景或场合使用的汉语，基本上可以归为普通汉语的交际功能或话题类别，而没有独立分类的必要。以外籍家庭主妇、外籍保姆等为特定对象的汉语教学类型，同样如此。此外，“公司汉语”“经理人汉语”虽然也以场所和对象命名，但一般用于商务性质的场合，可以归入商务汉语的范畴。

1.3 行业汉语

与“行业”一词语义相关的是“职业”。“职业”是指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工作；“行业”则是工商业中的类别，并泛指职业的类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1683，516）两者的外延互有交叉或重合。大体而言，前者偏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个体，较为微观，后者侧重经济生产和经营的单位或组织，相对宏观；而且在汉语的实际使用中，存在着不同行业/职业的从业人员与其工作对象，诸如医护人员/病人、旅游从业者/旅游者、空乘人员/乘客这样的二元分立，两者的相反相成，以及后者的非职业特性，使“行业汉语”取得了较之“职业汉语”更为精准的内涵定位，同时形成外贸汉语、旅游汉语、航空汉语等各别的门类。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各个时期的汉语传播具有不同的驱动力量，很多和具体的行业关联甚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曾经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力量逐渐衰退了，比如由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活动产生的汉语传播，而与经贸和文化活动相伴随的汉语传播则可以说长盛不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通”的建设目标，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人文与经贸依然是“五通”的重点领域，以及行业汉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在国家综合实力的推动下，中国的教育输出规模逐渐扩大，面向来华留学生的高等职业教育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与此同时，海外孔子学院的“汉语+职业培训”项目也渐次展开。汉语教学和行业需求的融合，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更为直接迅捷，使行业汉语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中外交流与合作的日趋频繁，精准传播与受众细分逐渐形成一种趋势，新的行业汉语类型会不断涌现。

二、行业汉语的理论背景

在学科专业的视角下，一种话语实践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其支撑，行业汉语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需要适切、有效的理论基础，这也有助于在实践层面理清行业汉语及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2.1 专门用途汉语教学体系中的行业汉语

从语言教育及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体系来看，行业汉语属于专门用途汉语。对专门用途汉语的下位概念，张黎（2016：46）分成职业用途和专业学习用途两个大类，于每个大类之下，又细分为若干小类。依此划分，行业汉语可归入职业用途，专业汉语则属于专业学习用途。但由于专业、职场、职业、行业各个概念之间的语义交叉与互通，以上的划分远非绝对，而是具有较大程度的包容性。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是服务社会需求。有些概念，既是高等教育的专业或学科门类，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行业，因而它们既适用于专业汉语，也适用于行业汉语，比如：外交汉语、科技汉语、军事汉语、艺术汉语、体育汉语、法律汉语、经济汉语、金融汉语、农学汉语、石油汉语、交通汉语、物流汉语等。

就各专业的开办时间来说，有长有短；从开办的高校来看，有本科院校，也有高职院校。大体而言，本科院校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时间长、规模大，专业/行业汉语课程开设早，教学资源多，积累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高职院校专业/行业汉语的特点则在于注重应用，实践性强。

在严格意义上讲，在汉语的普通用途和专门用途之间，很难划分出一道明确的界线，交叉或重合的现象在所难免。比如上述在银行、机场、超市、邮局等公共场所使用的汉语，针对外籍家庭主妇、外籍保姆等专门群体，或者作为普通病人、普通游客、公共交通乘客使用的汉语，都既属于普通汉语，又需运用一些专门的词汇，尤其后者，跟医疗卫生、旅游、航空、铁路等行业密切相关，其从业人员使用的汉语，则可归为行业汉语。

2.2 行业汉语的理论基础

首先是语言交际理论。交际和社交是语言的原始功能，（列夫·维果茨基 2010:6）而社会交际需要在特定的情境中展开。所谓“隔行如隔山”，唯有交流能够化解其间的隔阂。人类的交流具有双重属性，是桥梁，同时也是沟壑。（彼得斯 2015:8）作为交流的天然媒介，语言既能实现行业间的有效沟通，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语言也可能构筑起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阻碍。对行业汉语交际技能的掌握，成为语言服务与人才培养的一项“基础工程”，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渐趋深入，行业汉语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提升还具有很强的紧迫性。

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对于某个语言形式，只谈及习得而不考虑其语言功能，是没有意义的。（罗德·埃利斯 2015:373）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以语言的性质、过程和特点等根本性问题的研究为基础，该理论着力探讨语言的实践与应用。在这一点上，它与语言交际理论密切相关，突出并强调语言使用特征的情境因素，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张黎 2016:81）考察行业交际的一般过程，在特定的行业语境中，为达成预设的行业交际目标，选择合适的行业话语方式，从汉语使用的现实环境、交际目标、语言模式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明显的行业烙印。

奥斯汀最早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并对语谓行为、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作出进一步区分，通过表达思想、促发行动、产生效果三个相互接续的阶段，达到以言行事的目的。这一理论所侧重的，同样是语言的交际功能。用 J.L.奥斯汀（2013:1）的术语来说，行业汉语建设的目标，不仅是“记述”，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施行”，也就是讲，由话语行为转向话语施事行为，最终达成话语施效行为。与专业汉语比较起来，行业汉语的交际性更为突出。专业汉语一般服务于专业学习目标，理论性较强，仅在实习阶段才会进入真实的行业场景。如作为专业汉语的医学汉语，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是有各自的侧重和偏向，前期多偏重语言和理论，后期则偏重临床与实习，后者也是专业汉语和行业汉语的重合之处。《实用医学汉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教材便分为语言篇、基础篇和临床篇，分别适用于上述不同阶段。

2.3 行业汉语的学科交叉属性

从学科体系来看，行业汉语融合了汉语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知识结构与话语方式，形成学科之间的交叉，并且成为一种日渐显著的趋势。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要求转变教学理念，满足多领域、多元化的汉语学习需求，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持续推进，使“汉语+”模式的实施日益普遍，行业汉语的学科交叉属性也得到了有效彰显。

陈平（2021）提出：推动交叉学科研究的强大力量，来自实际应用的需求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不断催生行业之间的交流与互通，持续推动语言产业的理念更新，以及语言服务范围、产出效益的扩大与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世界影响力的逐步增强，使得经贸、文化各个行业的中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成为行业汉语需求攀升的现实推进剂。

在汉语国际教育的“汉语+”模式中，行业汉语可以理解为“汉语+各个行业”。而从构词语素及其方式进行分析，“行业汉语”则是“行业+汉语”中心落在“汉语”。按照陈平（2021）区分出的多

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狭义)和超学科四种理论研究方式,行业汉语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汉语”需从不同“行业”借用相关的概念、方法或者说各个“行业”向“汉语”输出其特有的词汇、表达方式。而且,这样的借用或输出是单向的,虽然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但还没有融合成一种新的理论,其理论的根基,依然是语言学。

三、行业汉语的实践面向

吴勇毅(2020)在展望“十四五”时期的汉语国际教育时,概括了从普及型到专业型、从通用到职场的发展趋势。赵杨(2021)也提出,当前的汉语国际教育,正在发生工具层面的变化,与其目标层面之不变形成一种张力。和专业汉语注重学术性相比,这里的专业型、职场、工具,无一不透露出鲜明的实践性。为此,应以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种行业的发展为宗旨,把实践性作为行业汉语的基本面向与首要原则,服务汉语交际的现实需求。依照产出导向教育理论,行业汉语的发展最终决定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该行业的需要,这与行业汉语的实践面向也是完全一致的。在行业汉语的课程设计、教学实施、评价测试等各个环节,均可见出显著的实践性,教材编写则是其集中体现。

3.1 语言要素

张黎(2016:4)提出,专门用途汉语的交际能力并非对语言要素和各种技能的系统、全面掌握,而是有所选择的部分掌握。普通语言学理论认为,句子是表达完整交际目的的基本语义单位,而在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中,往往只需一两个关键性的语词,便能够使听者理解,并随之作出回应。语言的冗余现象理论则告诉我们,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信息量往往超出传递信息所需要的最低信息量,其冗余成分虽然可以增强精确性,避免误解,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是对语言运用经济原则的一种背离。与整句的输出比较起来,单个或一组词汇的输出要简单得多。因而在基础性的行业交流中,专业词汇的理解和运用便显得非常重要,在语言要素的编排上,应注重行业词汇的理解、积累和运用。

如《商务汉语词汇手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实用医学汉语临床词汇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医学汉语常用专业词汇手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旅游汉语词汇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中医基础字词一点通》(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既可作为专业/行业汉语课程的辅助读物,又能单独作为教材使用,除了用于自学,部分高校还开设有独立的专业词汇课程。再如《学在中国》系列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突破了传统的类型划分,构建起“基础教程”“实践教程”“词汇教程”的核心教材编写模式,显示出鲜明的实践性编写理念。

3.2 语言项目

行业汉语的学科交叉属性在语言项目中有着典型的体现,从语言点的编排,相关背景的介绍,到会话和课文,乃至巩固练习,都应面向行业发展与实践需求。由场景与功能的角度,设计语言项目,选取语料;同时把任务驱动作为基本的语言训练模式,模拟现实场景,充分贴合汉语交际实践,可以为真实的汉语交际奠定坚实的基础。所谓“现学现用”“即学即用”,是行业汉语教学的理想目标。

如《医学汉语·实习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所有课文的角色由实习医生、指导医生、病人、病人家属和护士担任;“注释”板块专门编排有临床医学的常用语、常用格式、常用句式等方面的内容;练习部分设计了各个临床科室的场景问答、看图对话、成段表达、分角色交际活动等多种形式,比较好地落实了语言项目的实践性。

3.3 知识结构

掌握相关知识，是人才培养与课程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不同类型的课程具有不同的内在知识体系。在行业汉语的实际教学中，对于知识结构，无论语言知识还是专业知识，都不必追求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应以实用性和常用性为基本原则。汉语知识的系统性是汉语言专业课程的评价指标，专业知识的系统性是专业课程的考量目标，行业汉语对汉语知识和行业知识系统性的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习者的负担，但如果对理解和识记有所助益，相关知识点及其基本体系的适度归纳也不可或缺，并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适应课堂教学的需要，教材大多以自然课序编排，知识的系统性无从直接体现。如《医学汉语·实习篇》，3册共51课，都以临床常用句式为课题。初看之下，相互之间几无关联；略为归纳，则均属各个临床科室，编排脉络和知识的内在体系比较清晰。

不少教材以交际场景为纲，其内在的体系性程度不一，服务现实交际的目标则是相同的。如《旅游汉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和《公司汉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均按主题编排。再如《中医汉语综合教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针灸、中医养生和中医综合理论等6大板块，专业知识结构的系统性比较突出。

3.4 交际技能

交际技能是行业汉语人才培养的一项根本目标，也是实践面向的最终落脚点。针对不同的行业，在口头交际、书面交际与综合交际的技能训练上，需分别有所侧重。对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语言使用进行细分，会发现使用者需要掌握各种不同的语言交际技能，有的以口头交际为主，有的注重书面交际，还有的需要综合运用口头与书面的语言交际技能。分技能训练能够满足不同的交际需要。

除了分技能训练的系列配套教材，也有不少行业汉语教材专门以会话或口头交际技能的培养为目标。如《民航汉语：飞往中国的航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商务汉语实用口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医汉语口语入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

汉语的文字系统和语音系统不同于拼音文字，其表意文字体系仅带有语义信息，却没有语音记录，所以苏·赖特（2012：108）指出，出于社团交际的目的，可以只获得汉语的读写能力，而不必掌握汉语口语。比如，通过网络与客户沟通、利用中文书面文献进行研究，这样的学习者即便不能使用汉语进行口头交际，对他们的日常工作基本上也不会构成什么影响。

综上所述，行业汉语的实践性体现于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多数情况下，教学周期较短，教学形式灵活，不少具有强化性质，有时还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需求“量身定制”。这也是行业汉语与专业汉语的不同之处。

四、余论

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不断拓展着行业汉语的使用疆域和服务范围。以制造业为例，2015年，国务院（2015）下发《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提出支持优势装备和产能走出去，如高铁、汽车、电力装备、工程施工等。高铁汉语、汽车汉语、工程技术汉语等应运而生，为当地社会培养了众多的语言人才。再如旅游业，据文化和旅游部（2020）统计数据，2011年-2019年，每年的入境旅游人次均在1.2亿以上，入境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十年间由484.64亿美元增至1313亿美元。受新冠疫情影响，入境旅游暂时收缩，但在疫情结束后，恢复甚至超越之前的水平，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如此，旅游汉语也会受到继续关注。服务国家战略，瞄准行业动态，把握发展趋势，是行业汉语实践面向的必然要求，也是其事业发展的根本归依。

参考文献:

- [1] 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 [2] 陈平:《语言交叉学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1期.
- [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2015-05-19.
- [4] 李泉:《论专门用途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3期.
- [5] 列夫·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李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6] 罗德·埃利斯:《第二语言习得概论》,牛毓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 [7] 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 [8] 文化和旅游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zwgk.mct.gov.cn/zfxgkml/tjxx/202012/t20201204_906491.html.2020-06-20.
- [9] 吴勇毅:《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
- [10]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 [11] 张黎:《专门用途汉语教学》,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年.
- [12] 赵杨:《汉语国际教育的“变”与“不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